

一个关于龙眼的念想

记得最初与龙眼的邂逅，是在乡下的戏棚兜。

那次去外公家看戏，正值龙眼上市的季节。我和同岁的表哥拿到外公给的每人每场戏两毛钱的零花钱，开始在戏棚兜游荡。戏台上，武生的打斗戏，伴着紧密的锣鼓声，把木板搭的戏台踩踏得噼啪作响，我们却毫不关心剧情的惊险曲折，只想着这两毛钱该怎么花才最划算。

戏场外面，摆了许多摊点，有吃的菜头海蛎饼、油条、豆腐、炆肉，有玩的摔炮、气球、铁片动物、玻璃珠，每一摊都那么吸引人，走过时，仿佛有双无形的手想把你紧紧拉住，只恨手里的钱太少，无法满足所有摊点的消费。

我们逛到一个卖龙眼的摊点前，摊主是一位老人，衣着朴素，笑容却一点也不吝啬。他把一串串黄澄澄的龙眼整齐地摆放在竹椅架着的簸箕上。那一颗颗龙眼被每一串树枝统领，乖巧地凑在一起，重重叠叠着，果壳那斑斑驳驳深浅不一的黄色，定是果肉生长胀开果壳形成的。每一串龙眼的枝头还带着两三片新鲜的树叶，有了这绿色的点缀，簸箕里的龙眼不再单调，也让人联想起它们在树上的情形。旁边的空地上，散落着被人吃过的龙眼壳和龙眼核，新鲜的龙眼味飘散出来。

我和表哥商定，先买一串龙眼吃过过瘾。

表哥问价，还价，拿起一串看起来个头比较大的，放在摊主的称盘里称了，算了钱。算完，跟老人说，那几颗掉落在簸箕边的单颗送我们品尝？摊主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们拿着龙眼，坐到戏场边一个叫乞丐沟的边上，吃了起来。

剥开龙眼的果壳，晶莹剔透又结实紧致的果肉冒出来，把半剥开的龙眼朝嘴里一挤，“扑哧”，果肉从果壳里脱落，弹进嘴里，一股凉丝丝的甜味立刻袭击了口腔的所有角落。果壳若有若无的、半带着木头半带着果肉的那种香味，也在空气中散开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吃龙眼，甜美脆爽的味道把我彻底征服了，那种美妙的感觉竟然左右了我吃场看戏时间的味觉记忆，直到在外公家吃晚饭时，嘴里还满满是龙眼的味道。

一种念想开始在我心中生起：我将来一定要栽一棵龙眼，这样我每年都可以吃到。

一年春天，在一条通往邻村的甘蔗林中的小路边，发现了几棵龙眼苗。我小心地趴在树苗边的地上，扒开周围的土，把龙眼苗一棵棵挖出来，栽在房子前的一片

小菜园里。

龙眼苗在菜园的一角迎着阳光，磕磕碰碰地活下来。第二年，它们的叶子发出青翠的绿色，枝干粗了不少。那种生命随着绿叶渐渐丰满的感觉，让我发现了世界崭新的美好。

我常常给它们浇水，观察它们的生长状况，希望它们快点长大，结出甜美的果实。

然而，那年家里把菜园当成种植蘑菇堆稻草料的场所，几棵龙眼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全部处理了。

我暗自伤心，却不敢埋怨大人。在我心中，大人们的一切决定都是合情合理的。那几年蘑菇价格攀升，种植蘑菇可以大幅增加家庭的收入，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，几棵龙眼苗，在他们眼中，确实算不上什么。

只是我的念想已经在心中随着龙眼的长大而生根发芽，这下突然把它生生掐断，着实有点难受。

我只好暂时放下执念，力所能及地帮着大人做一些种植蘑菇的活，比如用刀切碎蘑菇的覆盖土，蘑菇采收时切去菇脚尾端，蘑菇收获较少时提着篮子把蘑菇送到收购点收购。

有一次，爸爸说，他儿时曾吃过龙眼核煮的粥。

我纳闷了，龙眼核怎么煮粥？一颗颗黑乎乎圆滚滚的直接放进粥里煮吗？怎么吃呢？

爸爸说，先把龙眼核用水浸泡半天，放石臼里，用石杵槌烂，再放到锅里烘焙或炒熟，挑去核皮，煮成粥，加一些盐巴，就可以吃了。或者，加在只有几颗米的米汤里，米汤就粘稠起来。

我对这个加工的过程非常好奇，问，好吃吗？

爸爸说，绝顶好吃呀！那粘稠浑白的粥，有一点点龙眼味，那是他儿时的美味。只是有点涩罢了。

那时候还小，我不知道爸爸儿时艰苦的物质条件，也没有听懂爸爸的话外之音，只觉得爸爸描述的龙眼核粥也那么好吃，于是，那个栽种龙眼的念想又在心中复活了。我想，栽种了龙眼，不仅可以吃到龙眼果，还可以吃到龙眼核煮粥的美味，岂不一举两得。

我缠着妈妈，买了一棵龙眼苗，栽在老房子边的草木灰房旁的一小块空地上。



不住地里挪半步，躲在叶下的小南瓜们做着各种姿势的躺平。

八月里的农人不能躺平，地里有活，院子里也有。晒稻谷，晒花生，晒黄豆，清晨铺开，傍晚收起来，这些都是农人必做的功课。此外，还要和老天爷抢时间，哪块乌云停住了，瞬间倾盆大雨是常有的。农人不厌其烦，乐呵呵地重复劳作，手背上的青筋有爱的延续，毕竟晒着的，有一部分是要寄给远方的亲人，是带着家乡泥土味的乡愁。独守老宅的老人佝偻着腰，汗如雨下，一把地肤草扎成的扫把“哗啦哗啦”地拂过埕地：“天气预报有时也不准！”是的，昨天预报中午13时有雷阵雨，害得一袋袋粮食在厅堂里默然。

田间地头的农作物们也不能躺平。一垄垄的花生苗整整齐齐地站立着，绿油油的，已有十几厘米高了，像诗行般。新

扦插的番薯茎，也在努力地适应土壤、气候，酝酿着地下的梦。

菜园子里，不像春节前后绿意盎然了。空心菜老了，秋葵不积极生产了，苋菜也不爱长叶了，韭菜开花了，茄子结出的老么们身材严重走样，唯有一畦马齿苋生机勃勃，开了一波又一波白色花，简净又纯洁。

谁家鹅群，叫嚣乎西东，声浪将乡村八月再次蒸腾起来，可惜唐诗里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的氦氖水汽蒸发了。鹅群踱着方步，往村里那口老井探头探脑，觊觎着井里浮萍。鹅们不知道老井在苟延残喘，只知道井水偶尔还能被抽去灌溉，不知道井壁上层层叠叠的青苔贮藏着昔日甘甜，如今集体三缄其口。远方游子不知是否记起有关乡村的古老元素？

下雨了！没有瓦片、屋檐、炊烟，乡间听雨其实毫无诗意，那就看芭蕉树与狂风

□吴清华

那棵龙眼倒是顺顺利利地长大，不久，每年都结出许多果实。

一天我揶揄爸爸说，你曾说过龙眼核粥那么好吃，不如煮一顿尝尝？

爸爸笑而不答。

后来为了让叔叔家房子宽敞一点，爸爸把老房子卖给叔叔，卖房子时那棵龙眼的归属却没有说清楚。妈妈还是每年去摘龙眼，并会带一些给我。我痛批妈妈，说给叔叔家了，就不要去摘了，我不吃那棵树上的龙眼。

其实，我的执念还没放下，那棵树上的龙眼，就是我来年来心头的执念结的果实，但我确实不能吃。

一年夏天，我到朋友的山里老家体验烘焙龙眼干。在一座土灶上铺满了龙眼。灶底下，烧着一根根龙眼木，火被压抑着，不能太旺，也不能太小，隔五六小时，还得把龙眼翻一遍。

我问朋友家人，为什么要用龙眼木？

他说，龙眼木木性温和，火候好控制，烧的时间也长，焙出来的龙眼干更有香气。

我问，这些龙眼木哪里来的？把树砍下来吗？

他说，老死的龙眼树，就当柴烧了。

我突然被他的话震撼了。

震撼到我几十年来一直埋在心底无法放下的那个执念。

如果每棵龙眼树的归宿都是一堆柴禾，那我那个坚持了几十年的念想有必要再坚持下去吗？

我站在朋友建在半山的房子前的空地上，向远处望去，东方天空中升起圆月，清辉洒满了山林，洒满了山脚下的世界，也洒满了我的心。

沉思良久，最后，我决定放下那个一直伴随我几十年的执念。

去年，在工艺美术城，看到一个老旧的画框，店主说是龙眼木做的。我拿起画框端详，木框上的虎斑纹隐约可见，闪着古朴内敛又幽深的光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龙眼木作为南方生长的一种木材，质地结实，颜色深红，是福建和广东地区家具、木雕的常用材料，深受民间喜爱，有人甚至痴迷于收藏龙眼木古家具，有虎斑纹的老树龙眼木家具尤其珍贵。我的书架上，也摆着一个龙眼木的笔筒，里面插着十几把我常用的毛笔。

龙眼老死，龙眼木却在另一个地方延续着它的生命。

我想起了那个已经被我放下的关于龙眼的念想，也放下了执念。

撕扯吧。它们原本想用硕大叶子接住所有雨水，终于俯首称臣，在天地前，东倒西歪中，雨水“哗啦”倾泻而下。好在衣衫襁褓楼之中呵护的那些芭蕉宝贝们，日渐壮硕起来，每一串足足有十斤重，若拿到城里去卖，和青菜一样都是抢手货。

看雨中花。三角梅渴了几天后又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水了，紫薇花落满雨珠，像梦一般浮在窗户前，几朵零星开着的月季，瘦瘦小小的，一点也不张扬。乡间少有人家养花，就这几种，使乡村色彩不至于太单调。

雨停了。“坏铜坏铁——旧洗衣机旧手机旧电冰箱——旧衣服”，喇叭声近了远了又近了，不断重复着。一中年男开着旧三轮摩托车，皮肤晒成古铜色，一天天地在附近几个村庄里穿梭。车后备厢里，象征性地搁着几件陈品，和村庄一样枯瘦、寂寞。

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在乡间肯定要有。隔壁村邻居在马路边焊接了一长铁凳，起灯了，时常有几个女人饭后凑坐一起，谈笑声大得很，隔着一条水沟都能听到。月光将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、很长。

蛙声四起，其他虫子想唱的，也可以加入，不用申请。亥时左右，远处传来几声铙响和鞭炮声，可能是哪个村庄社戏，或升学宴，或喜丧，——收尾了。不一会儿，稀疏狗吠声响起，似乎要挑破夜幕。

莲池澳四季

□李天保

天际白帆，碧波海蓝，鸥鹭盘旋，云朵飘荡，橹声欸乃于泊舟之间。拥有这般景致的莲池澳，你说它能不美？

如果你在妈祖山上，只要往南眺望，那一弯新月似的蓝白交汇海岸，便是足以抚慰你远眺目光的莲池澳。莲池澳离妈祖山不远，下了妈祖山，穿过沙滩逼仄的宫下澳、礁石嶙峋的朱厝澳，不过一里路程就到了。莲池澳北起毗连朱厝澳的上林澳角，南至烟墩山澳角，约两公里，其近岸地势平坦，沙白水碧，浪平水浅，是泊舟的天然良港。

莲池澳得名于莲池村。莲池村处在岛中部，地势西北高峻，东南平阔。我是莲池村人，生于此，长于此，莲池澳的四季之美却从未令我熟视无睹。在我这里，我家近旁的莲池澳，一年四季都充满温馨。

一年中，我最喜欢仲夏的莲池澳，特别是童年时的莲池澳海滨仲夏夜，更是让我留恋。

记忆里仲夏特别酷热，那一排排低矮的土格墙瓦房如蒸笼，让人不敢多待。为此，很多人家中午吃饭都是把桌椅搬到大树底下去吃。记得我家门前的那棵如一把凉伞造型的“月亮树”下，一到午饭时，常常挤满了人。熬到黄昏，人人草草吃晚饭，就由父亲或祖父带队，挟着草席布被，驱赶鸭群般，领着孩子涌向莲池澳。夜幕下的莲池澳，手电光柱交错，大家都忙着找一块干净整洁又要有圆润沙子的地方当床。那时的莲池澳沙滩比现在大很多，沙滩一字排开有好几层，中间两层的沙银白圆润饱满，大家都争着往中间那两层挤。无雨之夜，沙滩层层叠叠躺满人影。大人们围坐抽烟闲话，或凝望海面；渔人则将渔具搬至滩头，以待夜里出海。孩子们最是喧闹：数渔火、数星星，追逐疯跑。疯跑时，哪怕沙粒飞溅惊醒睡客，招来几声呵斥也浑不在意。更有好胜者抱摔角力，非待父母叱骂不肯罢休。那时仲夏夜的莲池澳，沙滩为席，夜空为被，星光闪闪，渔火点点，人影憧憧，人声塞满，好一副温馨的场景！

小时候，仲夏夜的莲池澳要到半夜，才会安静下来。不过到了凌晨两三点，宁静又会再次被出海的渔民打破。有带孩子出来过夜的渔民，会尽量避免大声说话，无牵绊的则无所顾忌，有的还扯着嗓子叫喊。有些渔民在推小舢板下水时，还会喊起号子来。我有好几次就在凌晨被那高亢的号子声惊醒，醒来时，身侧已然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仲夏，莲池澳的日出很早，晨光熹微，海面跃金，整个海滩如同浮了起来。这时，陆续醒来的孩子们，有的赤脚奔向浪花，有的推搡唤醒贪睡的伙伴。启航的渔船新次靠岸，摆渡的小舢板橈桡齐动，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的橹声，在碧海上犁开道道飞白的水痕，那画面，那声响，美得令人心颤。就是现在想起，还会被美到。

仲夏的莲池澳，就是大中午也是热闹非凡。日头高悬，主角换作主妇。男人们补觉，主妇们则顶着尖尖的桐油斗笠，在灼热的沙滩上摊晒渔获。午后的收鱼卖鱼，亦是沙滩一景。是的，小时候仲夏的莲池澳，热闹是全天候的。

八、九月秋风一起，渔民把海里的渔网收回，放在莲池澳沙滩或晒或补，休渔季到了，莲池澳人迹渐稀。不过，沉寂的是人的足迹，莲池澳却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莲池澳换了一副脾气，细沙开始跋扈飞扬，鸟雀也都敛翼。若遇天文大潮，则浊浪排空，惊雷震岸，万马奔腾股骇人。旧时我们常攀上渔业社旁的岗哨所二楼，看惊涛冲空，骇浪翻滚，看滚滚浊流一次又一次冲过来，最后漫过公路，灌进渔业社的水泥场，场面壮阔惊心，就是现在想来，也是会不禁一阵惊悚。

到了冬天，莲池澳更显得萧瑟了。不过，自有童趣。冬天的莲池澳，最适宜小孩放风筝了。当时糊风筝，是用大竹片为支架，小者有约一米长，大者需要拍，装上风琴哟鸣，在莲池澳放，很是拉风。试想，凛冽寒风中，一群孩子牵绳奔跑，筝影蔽空，画面不要太美！现在想来，小时候放飞的何止是快乐，更有直上云霄的憧憬向往。

记忆里，春夏之交，趣味也很多。捡螺钓鱼，捉招潮蟹，但最难忘要数“拉山网”。所谓“拉山网”，就是舢板载网人浅滩，撒下，岸上众人分列两排，合力拉拽。“拉山网”的鱼是最鲜活的，主打“丁香鱼”与“巴浪鱼”两个品种。不过，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，渔获倒在其次，最主要还是收获很多快乐。

小时候的我，一年四季都把身心浸泡在莲池澳里了。

后来，随着我外出读书，渐渐疏离了莲池澳。再之后，有一段时间，那银白圆润的沙层被一些贪婪的人掏空，莲池澳近岸的沙子几乎消失。还好后来政府着手整治，抚平创伤，莲池澳的生机方得以缓慢复苏。如今的莲池澳，已重焕活力。环岛路贴岸而过，临岸石栏卫护，两排华灯如龙，恍如“天上的街市”。俨然成了涠洲旅游景点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四周海景民宿环伺，四季都不乏游人，莲池澳仲夏魅力依旧。

看着蓝得透彻的海，踩着细柔的沙，吹着湿润的风，再烦闷的心情，也一下子通透了。假日午间，烟墩山侧的浴场便密布游人，远望如撒落海面的星星。入夜更胜往昔，沙滩虽窄，人潮不减。南腔北调在海浪的细语中碰撞，却是那样的和谐。有月的晚上固然好，没有月，夜空挂着疏星的晚上也不错，莲池澳仲夏之夜弥漫着特有的湿漉漉而又软酥酥的海腥味，足够让你卸下平日里的一身疲惫。岸上，灯火通明，音乐广场那边传来的歌曲，经夜色一洗，夜风一润，似乎格外动听了！这两年夜摊在环岛路西侧也排起了龙门阵，烧烤、凉皮、四果汤、小奈海，应有尽有，活脱脱一座天上的街市。

现在的莲池澳，旅游经济发展迅猛，就是旅游相对淡季的秋冬之时，这里也不乏游人，唯一遗憾的是那吱呀的橹声、高亢的出海号子，连同“拉山网”的喧嚣欢叫，不见了。渔火阑珊，不免怅然。或许，重拾这些独特的渔家记忆——让游人体验“拉山网”的辛劳与喜悦，或在复原的机帆船上静待鱼信，甚至策划一场怀旧主题的沙滩露营——不仅能延续莲池澳的独特血脉，更能让这滩旅游佳酿，滋味愈加浓厚悠长。毕竟，最美的风景，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里。

行笔至此，我仿佛听到了那久违的、熟悉而温厚的“吱呀、吱呀”橹声，在莲池澳的月色里，在晨光熹微中，一圈圈荡漾。那荡漾的橹声，最后融进莲池澳那片蓝的透彻、柔的温润的怀抱中，化成心底永不消散的回响。

乡村八月

□黄丽珠

八月，红彤彤的荔枝在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渐渐谢幕了，接下来上场唱主角的水果，是四大名果之一的龙眼。

邻居家有四五株龙眼，树不高，树冠也不大。没长果实时，这些树貌不惊人。只是，当一粒粒，一串串龙眼亮相于枝头，就夺人眼球了。到八月份，路人目光早已沦陷：这是黄金秤砣吧，将枝桠压弯。这串串龙眼大大方方地垂下来，东一丛西一挂，密密匝匝。树下的落果是不胜风力掉落的，一堆堆的。主人也不去扫，乐坏了蚂蚁们。它们急切分享这些淡天甜蜜，一只只油亮油亮的。鸡鸭们对龙眼不感兴趣，在树下喧闹追逐一番后，躲到圈子鸡回鸭讲了。

乡村也不缺瓜类，譬如丝瓜，隔壁婶子家就有。她家院子够大，可以容纳七八辆小车，四围原来种满花，其中一角去年被开辟成菜地，又搭起竹架。架上一朵朵丝瓜花在享受日光浴，仿佛谁讲了一个笑话，听得全咧开黄色嘴巴，笑累了的笑闭嘴，悠悠然吐出一根根丝瓜，继续上演魔术传奇。一条藤逃离竹架，另攀高枝去了，结了一个老丝瓜，胖胖的，憨憨的，一阵风过来也撼不动。居高临下的老丝瓜俯瞰一切：谁家地里的南瓜藤，肆无忌惮地爬到村道上，伸胳膊伸腿，也不担心车轮轧过、人脚踩上，叶子晒得都卷边了也

父亲的教导山高水长

□江文明

父亲是一名普通教师，在本村的南江小学教书。印象中，他说话从来不会长篇大论啰里啰嗦的。

读小学时，我的成绩非常好，而且特别喜欢看课外书。那时，土楼里的小伙伴们，只要谁有一本小人书，就会拿到大楼门外“炫耀”，漂亮的封面立即吸引其他小孩，大家一边讨好他，一边围在他身边，喜滋滋地看着他翻动的小人书。蹭书的孩子中，最经常看到的就是我。见我如此痴迷看书，身为教师的父亲，内心自然异常欢喜。

因为母亲体弱多病，父亲每天上完课，回到家，还要忙里忙外。得空的时候，他会坐在水木凳上，摇着裂开的蒲扇，让我给他讲故事。

有一次，父亲从田里插秧回来，放下畚箕，笑呵呵地走到我跟前，温和地说：“阿明，刚才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阿远叔的儿子一边放牛，一边看书。他真勤奋。”手里玩着泥巴的我，没有回应他的话，不过心里却泛起了小小涟漪。

生产队有一头水牛，楼里各户轮流养，轮到我家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叫我去放牧。我听话，每天清早起床，就到牛圈去牵水牛。水牛迈着慢条斯理的步伐，“吧嗒吧嗒”地踩着石子路，跟在我的后面。走出大楼后，它照例先喝一通